



雙不齋談書

林雙不

1. 蕭莎

以撒·辛格著。彭歌譯。民國六十八年十二月大地出版社出版。三十二開本。三一三頁。有譯序。

「蕭莎」是一九七八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以撒·辛格獲獎之前最後的一部長篇小說。由於以撒·辛格得獎時已經高齡七十四，因此一般以為「蕭莎」是他成熟期的巔峯之作。

「蕭莎」的背景是波蘭的華沙。最近幾個月以來，波蘭的工農朋友在波共政權的統治下，種種爭權爭自由的表现，着實令人欽敬。就因為這樣，林雙不才

打破自己規定的凡例，把這本出版已經超過一年的作品，拿來談它一談。當然，「蕭莎」的華沙是三〇年代希特勒暴力政權崛起之後的華沙，不是今天八〇年代波共當權的華沙；以撒·辛格寫的是華沙的猶太人，不是華沙的波蘭人，可是既然地點相同人性類通，似乎對我們今日了解波蘭其土其民也會有些助益，這是我推介這本作品的理由。

「蕭莎」的情節很簡單。全書故事以男主角作家葛艾隆的情感生活為主幹，旁及當時住在華沙的部分猶太家庭和猶太人。在不够緊湊的進展當中，表現那時猶太人恐懼希特勒入侵波蘭後虐殺猶太人的心態。

幾乎在同時，葛艾隆和四個女子發生了感情。這四個女子，一個是來自美國的演員，一個是純樸的鄉下姑娘，一個是朋友的太太，一個是一心要回歸社會主義天堂的共產黨員；可是最後，葛艾隆却和他童年的友伴蕭莎結婚。蕭莎身心兩方面的成長彷彿都停留在童年時代，不够高大成熟，也不够聰慧敏銳，而且早死。全書的大背景，是近乎絕望的悲劇性沉哀；這種沉哀正好表現了猶太人，甚或全人類的命運。

以撒·辛格的筆調輕鬆幽默而又平實，即使在低沉的氣氛下，也經常流露出不可逆料的神奇，除了探討許多人生的大問題之外，還給我們一種峯迴路轉的希望，對於掙扎在苦難世界的芸芸衆生而言，從這種悲劇性的沉傷作品中去認同、去培養生活下去的勇氣，都是有價值的。

接下來我們談談彭歌的翻譯問題。首先，在譯序裏，彭歌說：「我的翻譯略有刪節，譬如有關猶太教的儀節、經文、節日的名稱等等，除特別重要者外，都省略了。又如華沙街道和偶而一見的人物的名字，在作者可能有他特別的紀念意義，但對我們則徒見其累贅。在不影響情節開展的前提下，也能省就省。」

「這樣的翻譯「手法」是否恰當，似乎還值得商榷。對於希望一睹作品全貌的讀者朋友而言，光是情節無礙地推展也許是不足的。其次再看譯筆；彭歌的中英文造詣當然是第一流的，可是有些句子的翻譯顯然不够用心，我們順手挑出如下幾個：

①尤其是常常尋找我的麻煩。（頁九）。

②我想那是我前生所寫。（頁一〇）。

③他去祈禱很遲。（頁一一）。

④入冬的節氣以後。（頁一五）

⑤再如果它在華沙演出轟動。（頁三五）

好了，不要再往下抄了，就以上這五個短句，是不是明顯的草率？另外，人名的中譯還出現前後不一的情形，比方二四四頁譯成「傑可布·佛朗克」，二五四頁譯成「傑可布·法蘭克」，似乎也不够慎重。還把通譯的「巧克力」譯成「巧格力」，會不會導致讀者閱讀興味的降低？

當然，譯筆只是個小問題，但是對於文學作品的翻譯，我們期望有能力的譯者做完美的翻譯，是不過分的。

2. 早起的蟲兒

柏楊著。民國六十九年十二月星光出版社出版。三十二開本。二三五頁。有自序。

〔早起的蟲兒〕是柏楊先生最新的著作，共收作品二十九篇，分別發表在一九七九年十月到一九八〇年九月之間的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上，現在收集成書，是讀者莫大的福份。

〔早起的蟲兒〕就內容而言，可以分成三大部份。第一部份討論科幻作品，並推介倪匡的科幻小說〔蟲〕、〔千年貓〕、〔透明光〕、〔蜂雲〕和〔不死藥〕等。第二部份是柏楊先生的八〇年代十二大願及其補充說明。八〇年代十二大願及其補充說明。八〇年代剛剛隆重開始，這十二大願又都切中時弊，因此林雙不恭錄於后，以茲推廣：

- ① 一願取消籍貫。
- ② 二願吃飯分飯。
- ③ 三願直呼名字。
- ④ 四願聯考改變。

⑤ 五願不再託人帶東西。

⑥ 六願自己爭氣，莫一味把別人怨。

⑦ 七願眼科醫生使用特製水龍頭紙巾。

⑧ 八願斑馬線安如泰山。

⑨ 九願中國成為真正的禮義之邦。

⑩ 十願大家都祛除虛驕，不再裝葱裝蒜。

⑪ 十一願弄清權利義務，認真做事。

⑫ 十二願孫淡寧女士的幼稚園，早日開辦。

八〇年代林雙不只有一願，願柏楊先生的十二大願早日如願，國家幸甚，社會有福！

第三部份是柏楊先生揭發所謂中國功夫館賣野藥的殘忍手段。揭發之後，引起中國功夫館武林高手的強烈不滿，下戰書挑戰。幸好柏楊先生英明而又英勇，智敵而不力取，否則讀者可能就沒有機會再欣賞柏楊先生的專欄矣。

〔早起的蟲兒〕有柏楊先生一貫的憂時情懷與社會關愛，在幽默中見睿智，在諷刺裏見真情。如果我們只能看出其中的滿紙荒唐，那只好怪自己沒長招子。我們社會需要有愛心肯講話的人，我們社會需要富愛心講真話的作品，我們需要柏楊先生，以及類似〔

早起的蟲兒」的作品。

3. 儒林新傳

寒爵著。民國六十九年六月成文出版社出版。三十二開本。二八四頁。有自序。

民國五十五年九月，寒爵以「不了翁」的筆名在陽明雜誌開始撰寫「新儒林」，共寫了兩年半。民國五十九年九月，寒爵繼續以不了翁為筆名，在自立晚報副刊撰寫「儒林新傳」，歷時兩年零兩個月。民國六十九年六月，這一系列作品的前七章結集出版，就是現在要談的「儒林新傳」。

「儒林新傳」透過書中一角賈斯文的東拉西扯，寫出當年學界和文壇人物的醜態。這些人物有男女作家、詩人、文藝運動家、教授、校長、教育官，當他們在書中出現，不論為名為利為色，鑽迎拍捧，無所不用其極，寡廉鮮恥，何止斯文掃地。寒爵以流暢之筆，記下這些無奇不有之事，或警世，或存史，都可見其用心。但是全書諷刺流於刻薄，譏嘲流於鄙陋，無處無之，反而降低本書的可讀性，並且容易引起讀

者反感。

學界文壇怪事真多，誰也不能否認。可是請不要忽視人性的多面性，那麼類似「儒林新傳」的作品，才有可能直追「儒林外史」。

4. 潘榮禮大戰風車

潘榮禮著。民國六十九年十一月遠流出版社出版。三十二開本。四六二頁。有自序和序雙葉的「此心恒念蒼生——潘榮禮其人及其作品」。

諷刺的作品最忌流於尖刻，那麼不但諷刺的美感盡失，反而要暴露出諷刺者狹隘、無法容人、缺乏大愛的缺失矣。要避免諷刺落入尖刻的泥沼，培養一種博大的胸襟，一種對人羣社會永恆的關愛是絕對必要的。

潘榮禮的作品是公認的諷刺作品，可是却處處流露一種溫厚的同情。不能不諷，却不是為了洩憤而諷，不是為了出別人的醜而諷，不是為了逞口舌之快而諷，而是為了愛而諷，才使他的作品具備了溫厚的特色。

「潘榮禮大戰風車」就是潘榮禮溫厚諷刺作品的選集。截止目前為止，潘榮禮總共自己印行了十本書：①覓心記、②招魂集、③時事陳情表、④推動搖籃的手、⑤彈笑集、⑥臺灣活寶集、⑦隔鞋搔癢、⑧望天望地、⑨潘榮禮談諧集、⑩潘榮禮大小通吃。除了第八種「望天望地」是論文集之外（林雙不曾經在雙不齋談書裏談過這本書），其餘九種都是小說。民國六十九年九月，潘榮禮把這十本作品再挑選一次，選成「潘榮禮大戰風車」，交給遠流出版社印行。

這本選集共包括作品四十九篇，可以視為潘榮禮作品的代表作，也可以看成潘榮禮作品的預告片。說是代表作，因為這本選集的作品確代表了潘榮禮作品一貫的風格，從這本選集，能夠對潘榮禮的作品做一個大略的了解。說是預告片，因為這本選集畢竟不是潘榮禮作品的全部，如果要了解潘榮禮四十歲以前的所有作品，這個選集所扮演的，僅僅是預告的性質罷了。

在自序裏，潘榮禮說：「如果諸位讀者先生，肯用心細心的觀察我們這個社會。不管是那一個階層，那一個角落，不是有一股碩大無比的鄉愿思想，一步

一步地挪近我們、逼近我們，對我們的道德、良知，形成巨大的壓迫感嗎？這種壓力，這種壓迫感，不是一如唐·吉訶德老兄面前的風車嗎？如果，我們不振作精神，跟它大戰一番，那麼這碩大無比的風車，不但會阻擋我們，連踮起脚尖也看不到美麗的遠景。」這就是他要使出各種招數大戰風車的原因。從這個觀點來看，我們在這一小節剛開始所講到的諷刺理論，可以在潘榮禮的作品中得到印證。

這本書前附有一篇李雙葉的介紹文字「此心恒念蒼生——潘榮禮其人及其作品」，對潘榮禮的人格與文格論列甚詳，有助讀者了解潘榮禮的著作。

5. 我愛凱撒

司馬文武著。民國六十九年三月八十年代出版社出版。三十二開本。三六六頁。有作者代序「『作山人』的根底」。

「當年我抱着滿腔的熱情和信心，參加新聞工作，期望社會有公正的評論。在新聞界也碰到許多擁有類似理想的良師益友。但是後來逐漸發現，在新聞界

能够真正發揮監督力量之前，社會上需要先培養一股健全的政治性的制衡力量，否則在當今報界與權勢關係如此密切之際，要求報界扮演一種比較有效的監督角色，實在是一種奢求。」

這段文字是「我愛凱撒」封面折頁的作者自介。

秉持着如此的體認，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畢業的司馬文武乃提筆撰寫各類論文，期望對建立社會上那股健全的政治性制衡力量有所貢獻。「我愛凱撒」所收錄的八十一篇政論及報導，就是這種努力下的產物。這八十一篇作品共分六輯：①民主法制、②言論自由、③時政短評、④國際政治、⑤海外見聞、⑥書評·文化。不論是哪一類的論述，都充分彰顯出一個知識分子對社會、對家國的熱愛與關懷，能言敢言，真知灼見，構成這本書熱烈感人、啟智益世的最大特色。

社會上需要知識分子作無隱的建言；講真話也是真正關愛家國的知識分子責無旁貸的責任。如果一個社會，知識分子都閉着嘴巴，那豈不是教育的浪費？因此我們特別提出「我愛凱撒」，不是敢於評介，而是要提醒讀者一本好書的存在。

6. 琦君的世界

「隱地編。民國六十九年十一月爾雅出版社出版。三十二開本。二五八頁。有隱地的「編後」。

這本書的正文部份分成兩輯，第一輯大概而言是有關琦君創作及生活的訪問報導，作者包括陳芳明、季季、林海音、朱莉、鄭秀嬌、鄭明嫻、夏祖麗、邱秀文、黃綾書、陳芳蓉、夏祖麗、吳雪雪、心岱和程榕寧等十四位。第二輯是琦君的作品評論探討，作者包括糜文開、梅遜、張秀亞、羅家倫、公孫嬾、司徒衛、藥婆、施文華、隱地、彭歌、薇薇夫人、陳克環、夏志清、亮軒、思果、王鼎鈞、鄭明嫻、林瑞美、洪醒夫、翠羽、唐潤鈿、喻麗清、李又寧、魏淑貞、李漢呈、陶曉清、楊玉雪、黃文範、陳愛麗和楊牧等三十位。除了正文，還有非正文，那是一份琦君的創作書目，和十六頁彩色照片、十六頁黑白照片，這些照片都與琦君的生活、交遊有關。

這類書的編選出版具有如下的意義：①可以完整地保存與作者相關的文評書評及資料，②可以引導讀者比較深入貼切地了解和欣賞作者的作品。由於這種

工作我們臺灣一向比較缺乏，因此〔琦君的世界〕特別值得推介給有心的出版者。我們目前的社會，坦白說，還不需要太多專出套書的大出版商，而需要更多專出好的小書的出版者。好的小書可能造成普遍的讀書風氣，豪華價昂的套書只能把書籍導入裝飾品的死巷。真正的出版者在一定的商業利潤之外，不要忘記自己對文化所負的延續責任。編選出版作者的資料，正是延續文化的工作之一。目前臺灣作者當中，至少有下列幾人，值得出版者為他們做類似〔琦君的世界〕的工作：陳映真、黃春明、朱西寧、司馬中原、林亨泰。順便一提，林雙不的類似資料近期也將由水芙蓉出版社策劃出版，書名就叫〔從碧竹到林雙不〕。

資料蒐集很不容易，就〔琦君的世界〕而言，最早的資料甚至是民國四十三年，可見編者隱地所費的心力有多大了。在此向隱地致敬。

7. 告別的話

寫完這一期的雙不齊談書，林雙不就要暫時和讀者朋友說再見了。截至這一期為止，這個專欄總共刊出八次。在這八個多月裏，不誇張地說，這個專欄是我全部心力關涉的對象。爲了蒐購新書，小鎮的書店不夠，每個月，我這個鄉巴佬至少要跑兩趟大臺北；

書款的支出，不會少於這個專欄所得的稿費。爲了閱讀新書，正常的夜晚不夠，每個晚上，我這個貪睡鬼至少預支了三個鐘頭以上的睡眠時間。更重要的是，爲了不讓字句枯燥，還得嘗試一種全然新鮮的行文方式。然後，在稿子寄出後，不斷地擔心，會不會對不起讀者。往往爲了改動一個字、一句話，忍痛打長途電話給編輯。

不是訴苦。如果是應該做的、值得做的，再苦林雙不也不在乎。那麼多新書，那麼多光想賺錢的出版商，難道出版界不需要一個掃垃圾的清道夫嗎？說了真話，得罪朋友；不要說林雙不沒有幾個出版界或寫作的的朋友，即使有，得罪了又怎樣？只要對讀者真正有幫助，朋友是否滿意，只好推給朋友去操心了。八個多月前，抱定這種心情撰寫這個專欄；此刻，要說再見了，心情依然沒變。

暫時不再寫這個專欄，却仍然關心書。往後，在小說和散文的創作之餘，還會談書。甚至於，要是再有機會，林雙不仍然願意繼續和「書評書目」的讀者朋友見面「開講」，繼續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

再見，我的朋友，再見。（民國七十年二月三日返鄉前·員林雙不齊）